

论辽代的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

——兼论燕北地区辽代的自然景观

邓 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提 要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结合现代植被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讨论了辽代燕北地区的自然景观特点。论证了历史文献中“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两个概念的地理内涵、群落构成, 以及各自的空间分布范围。并对辽代科尔沁沙地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观也做了比较客观的复原。

关键词 辽代 燕北地区 自然景观 平地松林 千里松林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环境变化问题, 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研究这一生态脆弱带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过程时, 如何区别自然环境本身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改造作用,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当地历史自然环境演变过程的正确认识。如果对不同时期的历史自然环境没有正确的认识, 也就不可能对现代的环境变化结果与人类影响程度有深刻的理解。

在某些关于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燕北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工作中, 就存在着对当地历史自然环境认识不清的问题, 如历史上平地松林的分布位置与群落构成, 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的异同, 科尔沁沙地的自然状况等, 尚缺乏客观、系统的研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结合实地考察, 并参考现代植被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对燕北地区辽代的自然景观做了复原, 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当地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与演变过程提供一些基础背景。

1 平地松林的分布位置与群落组成

平地松林是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名称, 以《辽史》帝王纪中的记载统计, 平地松林的名称出现了 14 次, 而根据傅乐焕《辽史游幸表证补》统计, 则多至 18 次。平地松林在辽代一直是帝王们经常临幸狩猎的地方。

虽然辽代文献中平地松林这一名称频繁出现, 但有关其位置与分布范围的记载却很少, 因此对辽代平地松林的位置与分布范围, 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如《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代上京幅中, 将平地松林的位置标注在今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的南北延伸地带; 又有人认为“平地松林的范围, 大体上是西以大兴安岭为限, 东抵老哈河; 南起围场县、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49701007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hina, No. 49701007)。本文研究及撰写过程中, 承蒙北大城环系崔海亭教授悉心指教; 文中的蒙语地名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达力札布副教授译出, 谨此致谢。

来稿日期: 1997-04-20; 收到修改稿日期: 1998-01-15。

喇沁旗、宁城县,北达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的北部,方圆在千里以上。”^[1]这些关于平地松林的看法,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1.1 西拉木伦河上源地区的平地松林

《辽史·地理志》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而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¹。在这个关于契丹族起源的传说中,契丹族的祖先一支自土河(今老哈河)上游的马孟山(今平泉县北大光顶子山)北上,另一支自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上源的平地松林东进,最后两个部落会合于二河相交的木叶山。根据这一条记载,辽代的平地松林应位于今西拉木伦河的上源地区。又《辽史·太宗纪》载,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7年)“幸平地松林,观潢水源”²,更是明确指出平地松林是在今西拉木伦河的上源地区。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克什克腾旗(清代旗治在今经棚镇西三义乡南台井子)西南三十五里有平地松林”³。“达尔汉漠多林⁴,初名道图喀喇漠多⁵,在旗西南三十四里,圣祖仁皇帝赐今名”⁶。可见至少在康熙年间,这块平地松林还是存在的。

历史上内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象西拉木伦河上源地区那样的平地松林并不止一处。如元上都附近(今正蓝旗北闪电河北岸)就曾分布有大片针叶林,元人王恽在《中堂事纪》中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事实:“(上)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⁷《读史方輿纪要》也说:“世祖命刘秉忠于新桓州东四十五里建开平府。龙冈蟠其阴,滦河经其阳。东北十里有大松林,郁葱盘卫”⁸。一直到清代,一些游记中还常常提到那一带的松林。

从现代植被调查的情况看,今西拉木伦河源水头附近沿沟谷阴坡仍有少量油松林断续分布,其南部的白扞坑一带可见零星生长的白扞⁹。在达来诺尔湖以西锡林郭勒盟白音库伦牧场则发现了小片沙地油松林^[2],多伦城以南的沙丘地中也曾发现过油松遗迹^[3]。此外,克什克腾旗北部白音敖包有生长良好的沙地白扞林(其中混有少量落叶松和油松,面积约419 hm²)^[4],锡林郭勒勒场乌拉苏太沙地也有残遗的白扞林^[5]。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植被调查,历史时期内蒙古高原东部的小腾格里沙地及周边地区,确曾广泛分布过由白扞、油松和落叶松构成的大片针叶林,这些针叶林呈斑块状分布于波状起伏的高原面上,形成“平地松林”的独特景观。其中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上游沙里漠河源水头一带的针叶林,因其与契丹族的起源传说有密切关系,故受到契丹族的格外重视并屡见于《辽史》帝王纪中。

1.2 大兴安岭东侧山前地区的平地松林

《辽史》帝王纪中记载的各代辽帝临幸的平地松林应是分布于大兴安岭西侧,今西拉木伦河上源地区,具见上论。实际上,大体在同一时期,大兴安岭东侧的山前地区也曾有过

1 《辽史》,卷37.地理志一,永州条.中华书局点校本:445.

2 《辽史》,卷3.太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41.

3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4.蒙古统部.中华书局本,第33册:26494~26495.

4 达尔汉,指免除了其赋役的自由人,或工匠、手艺人,后也用作人名;漠多,即木,内蒙东部方言中也指树木。
5 道图,蒙语“下”、“东面”的意思;喀喇漠多,蒙语为“黑林”之意。道图喀喇漠多即“下黑林”或“东边黑林”。

6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9.克会克腾.中华书局本,第33册:26661.

7 (元)王恽,秋涧集.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本,第1200册:178.

8 (明)顾祖禹.《读史方纪要》,卷18,开平故卫条.洪氏出版社本:802.

9 据崔海亭教授面告。

松林分布。成书于五代末的《胡峤陷虏记》记载：“自上京（今林东镇东）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¹。胡峤所见的平地松林，绝不是《辽史》所记西拉木伦河上源地区的平地松林，而是分布在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境内。也就是说，辽代时期在大兴安岭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平地松林，两者相距甚远且中间隔着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北宋人编写的《武经总要》也分别记载了二个平地松林，一处是在怀州（今巴林右旗岗根苏木）西部：“（怀州）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另一处则在饶州（今林西县双井店乡西樱桃沟）的西边：“（饶州）西南至平地松林百里”²。前者应与胡峤所记的平地松林有关，后者则是《辽史》帝王纪中屡见的平地松林，两者虽然同名，但是分布的位置却相差甚远。《辽史·营卫志》载：“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永州大约在今海金山以东，其西北五十里，已属大兴安岭东侧山前平原丘陵地区。《辽史·营卫志》所记的伏虎林，或许与这一带的平地松林有些关系。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同样记载了两个平地松林：“克什克腾旗西南三十五里有平地松林”，“平地松林即扎鲁特左翼旗东南六十里之喀喇莫多也”³。后来的《辽史地理志考》也说：“平地松林在今内蒙古扎鲁特左翼旗东南六十里，蒙古呼为阿他尼喀喇莫多⁴，密林丛翳二十余里”⁵。清代以后文献所说的大兴安岭东侧的平地松林分布位置与五代、宋辽时期的记载不完全一致，其位置要偏东一些。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清代中后期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境内的平地松林已被破坏而不复存在，为了附会古代文献的记载，便将分布于扎鲁特左旗境内的一片森林称为平地松林。

辽代大兴安岭东侧山前平原地区分布的平地松林，估计主要由油松组成。今大板镇东南的白音汉山、大青山尚残留有少量山地油松林，辽代曾在其东面的益和诺尔苏木（乡）布敦花嘎查（村）设立头下松山州，今白音汉山南侧查干木伦河西岸二级阶地上的那斯台村，蒙语名为“松树坡”，地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过去油松林在平地上的分布情况，即历史时期当地的山地油松林确曾有过向平原地区扩展的现象。在科尔沁沙地西部、翁牛特旗松树山一带，大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目前这一带的油松林仅零星生长在部分石质山地上，平原地区已非常少见，与辽代油松林的分布范围有较大的差别。

2 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

平地松林是指分布在高原或平原地区的针叶林，辽代的平地松林共有两处，一处在大兴安岭山地西侧，另一处在大兴安岭山地东侧，这两处平地松林相隔甚远并不相连。《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平地松林的位置标注在今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冀北山地的南北延伸地带，及所谓“平地松林的范围，大体上是西以大兴安岭为限，东抵老哈河；南起围场县、喀喇沁旗、宁城县，北达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的北部，方圆在千里以上”的说法，实际上是将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这二个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了。

1. 贾敬颜. 故峤陷虏记疏证. 史学集刊, 1983 (1): 9.

2. 《武经总要》，卷 16，北番地理.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本：第 726 册，502.

3. 《2 庆重修一统志》，卷 534，蒙古统部. 中华书局本，第 33 册：26494~26495.

4. 阿他即骗驼，尼为属格，意思是象骗驼似的。莫多、漠多同。

5. （清）李慎儒. 辽史地理志考. 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本，第 6 册：8098.

千里松林的提法是北宋人的发明，生活在契丹国境内的人们并没有类似的概念。《辽史·地理志》中的平地松林专指分布在潢水源头附近的针叶林，地理概念非常明确。同样，胡峤所记的平地松林也是有具体的区域，即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境内的大兴安岭山前平原地区。与之相反，对于南方的宋人来说，平地松林的概念就不那么清楚了。他们对古北口外地区的地理环境认识比较朦胧，将分布于平地 and 山地的松林不加区分地一并泛称为“松林”，这一点可以很清楚地从宋人的舆地图中看出来。

南宋淳熙七年（1180）成书的《契丹国志》卷首，收录了二幅宋代地图，一幅为《契丹地理图》，一幅为《晋献契丹全燕之图》。这两幅地图当是依据北宋时期的同类地图绘制而成，反映了北宋时期宋人对契丹国境内地理环境的认识^[6]。《契丹地理图》中，在古北口以西，长城以北¹，大盐泊（今东乌珠穆沁旗达布苏盐池）西南的地方，标注“松林数千里”；《晋献契丹全燕之图》中，则在古北口西北标注“松林广千里”。由两图可知，北宋人所称古北口外方圆千里的大松林，实际上不仅包括了《辽史·地理志》所记潢水源头的平地松林和《胡峤陷虏记》所载大兴安岭东侧的平地松林，而且包括了沿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一带分布的山地针叶林。北宋人关于古北口外“松林”的概念要比《辽史》、《胡峤陷虏记》中“平地松林”的概念宽泛得多。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说：“但喜峰口以北，自古总称松漠，山多大松，……，皆古所谓千里松林也”²。这种千里松林的说法实质上反映的是北宋人的地理概念。

从宋辽时期的一些文献记载看，千里松林与平地松林的概念和内涵有显著的差别，两者绝不等同。大约到了南宋后期，由于时代的久远和空间的隔绝，南宋人关于燕北地区自然环境的概念又有了一些新变化。南宋淳熙丁未年（1247年）刻石的《地理图》上，在辽中京以西的地区标注“平地松林广数千里”^[7]；同样，咸熙二年（1266年）绘制的《舆地图》中，也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标注“平地松林广数千里”^[8]。于“松林”之前冠以“平地”两字，不仅地理概念全变，而且把平地松林和千里松林这两个不同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将平地松林这种局部的自然环境特征，扩大成整个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到了明代，这种错误认识被进一步肯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潢河，在临潢南，或谓之黄水，源出西北平地松林。”又说“平地松林，在临潢西，即千里松林也”³。顾氏关于二个平地松林的看法不误，但其将“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由“松林千里”衍义而来）完全视为一体却是错误的。明代以后，经过清代一些学者的误信误传，使得平地松林即千里松林的错误概念流传广布，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据以上所论，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实为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前者为分布于高原或平原地区的针叶林，后者以分布于冀北山地和大兴安岭南段山地的森林为主体，构成千里松林的植被类型是既有针叶林，也有阔叶林。辽代时冀北山地的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辽史·兴宗纪》载：“上猎马孟山，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命耶律迪姑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王沂公行程录》亦记：“正东望马云山（按即马孟山），山多禽兽、林木，国主多于此打围”⁴。马孟山在今平泉县北大光顶子山，属冀北山地东侧的七老图山脉。由记载可知，

¹ 按此长城当为北齐所筑，非今存之明长城。但两者在燕山地区的走向大体一致。

²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4。蒙古统部。中华书局本，第33册：26494~26495。

³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8，直隶9。台湾洪氏出版社：832、835。

⁴ 《王沂公行程录》。见：（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1。

辽代时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王沂公行程录》描写冀北山地南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时说：“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①。完全是一派森林密布，野兽出没的原始自然景观。冀北山地现代森林植被以松栎林为主，针叶树有油松、白栎和华北落叶松，阔叶树则有桦、栎、椴等。辽代的森林植被结构当与此相类。

大兴安岭南段山地的现代森林植被主要为一些次生的桦栎林或桦杨林，天然针叶林已比较少见，主要由落叶松和白栎构成，零星分布于克什克腾旗黄岗梁、大局子，巴林右旗罕山等个别高海拔地段。但是在辽代，那里的天然松林也是比较多的。《胡峤陷虏记》记载怀州（耶律德光的奉陵州，在今岗根苏木）附近曾有大片的针叶林分布：“自潭入大山，待十余日而出。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菁，枝叶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无草，兀欲时卓帐于此，会诸部大人葬德光”^②。这里所描述的大片针叶林正是云杉或油松林的特征。同书还提到祖州（今巴林左旗林东镇西）附近也有针叶林分布：“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而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另外《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上京有松山、松山州，饶州有松山，这些与松树有关的州名和山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大兴安岭南段山地的天然植被状况。

3 辽代的科尔沁沙地

第四纪研究表明，科尔沁沙地的形成早在晚更新世就已完成，这一总的自然格局，在历史时期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历史上燕北地区被称为“松漠”，唐代中央政府曾在此设立“松漠都护府”。“松”当是“松林”的简称，这里所说的“松林”实际上包括了分布于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及其山前地带的山地松林和平地松林，这些地方在历史时期是针叶林的主要分布地区；“漠”是“沙漠”，分布在今赤峰市以东，以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的科尔沁沙地^③。《魏书·库莫奚传》载：“库莫奚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于松漠之间”^④。《魏书·契丹传》载：“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⑤。所谓“松漠之间”，实际是指今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与科尔沁沙地之间呈“C”字型分布的广大黄土地带及黄土丘陵地区，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热条件较好，是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的最佳之地，也是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融合的主要场所。

《辽史·食货志》说：“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既概括了辽代燕北地区的主要自然环境特点，也说明了科尔沁沙地当时已经存在。《辽史·营卫志》说：“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鸭子河冻（今洮儿河下游黄花稍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四面皆沙碛，多榆柳杏林。”现代科尔沁沙地以固定、

① 《王沂公行程录》。见：（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2。

② 贾敬颜。胡峤陷虏记疏证。史学集刊，1983（4）：10。

③ 沙漠与沙地为不同的地理概念，前者以流动沙丘为主，后者以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两者没有加以区分，统称之为沙漠。

④ 魏书。卷100，中华书局点校本，2222。

⑤ 魏书。卷100，中华书局点校本，2223。

半固定沙丘为主，榆树多生长在平缓沙丘上，形成榆树疏林草原；柳则分布在河漫滩和丘间低地上，形成柳林或柳灌丛草甸。杏多分布于平沙地大针茅草原中，形成杏-大针茅灌木草原或高沙丘的阴坡形成杏灌丛。《辽史》中所描述的情况正是今天所见到的科尔沁沙地的典型自然景观。

宋人使辽语录中，也有一些关于科尔沁沙地自然景观的记载：“其东北三十里即长泊（今奈曼旗工程泡子）也，涉沙碛，过白马淀，九十里至水泊馆，度土河（今老哈河），亦云冲冲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边平处，国主曾于此过冬”^①。与《辽史》中的描述基本一致。当时的一些石质山地上也是覆沙的，如辽代木叶山的景象是“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从薄”^②，与今天在海金山所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辽代契丹族主要活动于水分条件较好的平坦草甸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由于这里冬季温度较大兴安岭山地及山前地区要高，故成为辽代帝王冬捺钵（行营）的主要场所。永州附近的广平淀就是因此而闻名的，“虏帐冬住沙陀中，索帐织苇称行宫”描述的便是辽帝冬捺钵的情景^③。

辽代科尔沁沙地西部的沙丘，可以沿着西拉木伦河谷地向西延伸至巴林桥一带。《陈襄语录》载：“至广宁馆，道小城之西，居民仅二百家。好古云，此丰州也。又经沙陂六十里，宿会星馆”^④。丰州在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南山嘴子乡乌兰板村，《陈襄语录》所记沙丘应在其西北方向。沈括对这一带的沙丘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咸熙帐（今翁牛特旗西北西塔拉一带）东距会星馆（今爱林沟一带）七十里小南，自馆西北，稍西北过大碛，二十余里至黄河”^⑤。与陈襄所记基本一致。另外，沈括还记录了西拉木伦河北岸、巴林桥东北一带的自然景观：“过中顿，循河东南行，又二十余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许里，复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馆（今巴林右旗白音汉苏木白彦他拉城），皆行碛中”^⑥。可见辽代时不仅沿西拉木伦河谷地有沙丘分布，而且在今翁牛特旗西北、巴林右旗东南一带也都有沙丘分布，这也与今天当地的自然景观基本相同。

4 结语

辽代燕北地区的自然景观与今天的自然景观格局大体一致，只是森林植被的覆盖率有比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是说辽代时整个燕北地区都长满了松林。历史文献中所说的平地松林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自然环境特征，和后来的千里松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辽代的森林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一线，山前平原及高原地区仅是一些较大的片林分布。

辽代的科尔沁沙地也是坨甸相间，沙地疏林草原分布广泛的情形。苏颂《沙陂路》诗中说那里是：“上得陂路转艰，陷轮推马苦艰前。风寒白日少飞鸟，地迥黄沙似涨川”^⑦，当时的自然环境并不比现在要好多少。辽代科尔沁沙地西缘地区虽曾有过针叶林分布，但主

① 宋绥上契丹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7。上海古籍出版社本，866~867。

② 苏辙，木叶山。见：栾城集，卷 18。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四部丛刊本。

③ 苏辙，虏帐。见：栾城集，卷 18。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四部丛刊本。

④ （宋）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见：辽海丛书。辽沈书社本，第 4 册，2543。

⑤ 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钞”疏证稿。见：文史，第 22 辑。中华书局，1984。147。

⑥ 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钞”疏证稿。见：文史，第 22 辑。中华书局，1984。148。

⑦ （宋）苏颂。沙陂路。见：苏魏公文集，卷 13。后使辽诗。四库全书本。

要是以石质山地为核心的片林,并未形成连绵分布的大片针叶林。那种认为科尔沁沙地的流沙完全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片面夸大了人类活动的作用,而忽略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发展规律。辽代的农业开发地区,主要集中于山地与沙地之间的黄土丘陵地带,与其它地区相比,那里的自然条件较好,是最适于农业生产的地方。

参 考 文 献 (References)

- 1 Jing Ai. On the Changes of Ping Di Song Lin Area and the Desertific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Xar Moron River.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988(4): 30. (In Chinese) [景爱. 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4): 30.]
- 2 Yong Shipeng, Liu Shurun. A Fragment of Natural Chinese Pine Community in Xiao Tengger Sands.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Intramongolicae*, 1982(1). (In Chinese) [雍世鹏, 刘书润. 内蒙古小腾格里沙地中的天然油松林群落片段.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2(1).]
- 3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stry Science in Ministry of Forestry. Research on the Bio-characters of *Pinus Tabulaeformis* and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1955(1): 1. (In Chinese) [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 油松、华北落叶松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林业科学, 1955(1): 1.]
- 4 Xu Wenduo. The Character of *Picea Meyeri* Community.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Forestry Institute*, 1981(2). (In Chinese) [徐文铎. 内蒙沙地白杆林的群落学特征. 东北林学院学报, 1981(2).]
- 5 Wu Jihua, Zheng XinSheng.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Soils and Vegetation in the Semi-agricultural and Semi-pastoral Zone in the Northern China Since 8000 Years Ago. In: Zhou Tingru, Zhang Lansheng ed. *Changes and Predication of Environments of the Semi-agricultural and Semi-pastoral Zone in the North China in Holocene*. Beijing: Geology Press, 1992. 63. (In Chinese) [武吉华, 郑新生.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赤峰市沙区)8000年来土壤和植被演变初探. 见: 周廷儒, 张兰生主编.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2. 63.]
- 6 Cao Wanru et al. An Atlas of Ancient Maps in China (Notes on the Plate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90. 9. (In Chinese) [曹婉如等. 中国古代地图集(图版说明).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9.]
- 7 Cao Wanru et al. An Atlas of Ancient Maps in China (Fig. 72).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90. (In Chinese) [曹婉如等. 中国古代地图集(图 7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8 Cao Wanru et al. An Atlas of Ancient Maps in China (Fig. 83).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90. (In Chinese) [曹婉如等. 中国古代地图集(图 83).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NATURE LANDSCAPE OF THE NORTH YANSHAN MOUNTAINS REGION IN THE LIAO DYNASTY

Deng Hui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Key words Nature Landscape, Liao Dynasty, North Yanshan Mountains Region

Abstract

The North Yanshan Mountains Region lies o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hich adjacent to the furthest northern part of Hebei Province. This area belongs to the semi-arid temperate zone, the climate of it is dry and windy, and the local eco-environment is vulnerable and sensitive.

The North Yanshan Mountains region consists of three distinctive natural geographic districts. To the east is the Horqin Sandland, to the west is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Da Xing An Ling-Ji Bei Shan Di, and the loess hilly area locates in the middle. The problems of desertification and soil erosion are very serious, 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and middle districts of the research region.

Some scholars insisted that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mainly caused by people's unreasonable land utilization, such as cutting down trees, over grazed and over cultivated, etc. They thought in the past this region was covered by luxuriate forests, which was called Ping Di Song Lin (the needleleaf forests growing on ground) or Qian Li Song Lin (the needleleaf forests stretching out one thousand li).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during that time was excellent and no desert or sandland existed at all.

Based on analysis the data of history books, travels, local history, and the surveys of modern biology and ecology, the author reconstructed this region's nature landscape in the Liao Dynasty, it existed from the tenth century to eleventh century. The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at time is similar to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ing Di Song Lin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Qian Li Song Lin. Ping Di Song Lin consisted of two patches of needleleaf forests, one located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Xar Moron River and the other distributed on the eastern side of Da Xing An Ling Mountains. Qian Li Song Lin was much bigger than Ping Di Song Lin, which not only included PDSL but also contained the forests growing in Da Xing An Ling—Ji Bei Shan Di Mountains. PDSL and QLSL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oncepts.

Both PDSL and QLSL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ern mountain area of the research region. In the Liao Dynasty the nature landscape of Horqin sandland was almost as the same as present, which was shaped mainly by natural forces. The people's activities only had a little impact on the regional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